



戰國簡冊中的 車馬器物及制度研究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Chariots and Horses
in the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羅小華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漢大學出版社



戰國簡冊中的 車馬器物及制度研究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Chariots and Horses
in the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羅小華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漢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戰國簡冊中的車馬器物及制度研究/羅小華著.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307-19634-6

I. 戰… II. 羅… III. ①竹簡—研究—中國—戰國時代 ②古代交通工具—研究—中國—戰國時代 IV. ①K877.54 ②K875.3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01075 號

責任編輯: 李 程

責任校對: 李孟瀟

版式設計: 韓聞錦

出版發行: 武漢大學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電子郵件: cbs22@whu.edu.cn 網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漢中遠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20 × 1000 1/16 印張: 21.75 字數: 379 千字 插頁: 1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634-6 定價: 79.00 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凡購我社的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當地圖書銷售部門聯系調換。

序

中國古代的車馬制度是等級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從九部正史所設的《輿服志》可以看出。遺憾的是，現存最早的《續漢書·輿服志》主要是反映出東漢時期的車馬制度。再往前，除了《周禮》的《春官》《夏官》以及《考工記》之外，其他傳世文獻對於車馬相關情況的記載過於零散。文獻材料的缺乏，將先秦車馬的研究局限在馬車製作的園囿之內。

最近幾十年來，出土文獻和考古實物不斷湧現，為學界研究先秦馬車器物和制度提供了豐富的資料。1951年，湖南長沙五里牌406號楚墓出土戰國竹簡中，就有關於車馬的內容。到目前為止，已有多批戰國簡冊材料涉及車名及其相關器物和制度。在這些簡冊中，車馬及其器物主要是作為隨葬品，也有用作獻祭品（新蔡簡）和賞賜物（清華簡《封許之命》）的。1950年，夏鼐先生帶著幾名技工，在河南輝縣琉璃閣戰國墓地中，首次“剝剔出十幾輛已朽為塵土的木車遺跡”。自此以後，先秦馬車實物逐漸增多，尤其是秦始皇陵銅車馬的出現，為先秦車馬相關器物的定名以及車馬制度的探究，提供了重要依據。

大量新材料的積累，使得學界有條件對先秦車馬進行重新審視，並已取得豐碩成果。除了專門討論喪葬簡牘所見車馬名物及相關疑難字詞的論文之外，蕭聖中博士論文《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利用紅外影像，就曾侯乙墓簡的一些簡文提出新的釋讀意見，並調整多處編連，為曾侯乙墓簡文本的正確復原作出了重要貢獻；劉國勝博士論文《楚喪葬簡牘集釋》集中解讀了曾侯乙墓簡之外的其他喪葬簡牘；田河博士論文《出土戰國簡冊所記名物分類匯釋》對遺冊所記名物進行整理時，廣泛採用了分類和辭例排比的方法；曹菁菁碩士論文《曾侯乙墓遺冊車載兵器研究》提出了“車載”的新視角。這些成果的出現，表明了學界對於戰國簡冊所見車馬名物及制度的研究日趨成熟。小華具有理科生的思維方式和較好的古文字學基礎，在充分吸收以上成果的基礎之上，從名物考釋著手，結合其他出土文獻和考古實物，在戰國簡冊所見車馬名物及制度的再整理

和再研究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

一、器物類別劃分。根據戰國簡冊的相關記載，將一部分器物從傳統意義的“車馬器”中獨立出來成為“車載器”。

二、名物考釋。在名物考釋方面獲得一些新的認識，如馬飾中的“珥”和“鉤”，兵器中的“拾”。

三、制度研究。復原出曾侯乙墓簡中的車陣；發現殘簡 105 記載的是“右殿”；推測馬匹再分配時，可能會考慮體高、“齊力”“齊足”“齊色”“同源”等因素，為詮釋“自天子不能具醇駟”的記載提供了新的視角。

小華是在 2008 年考進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跟隨我攻讀博士學位的。2009 年，小華跟我商量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出於對知識結構的考慮，我建議他從客觀事物方面入手；為確保論文質量，我建議他先多看書，等發現並解決一些問題後再予確定。小華刻苦學習，潛心鑽研，在戰國簡冊所見車馬名物及制度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新觀點，並於 2011 年提交答辯。畢業之後，他前往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部工作。2013 年至 2015 年，他又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作在職博士後。2014 年，他調入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後，在承擔館藏東漢簡牘整理研究工作的同時，對學位論文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增加了近幾年公佈的新材料，並就一些老問題提出新意見，實屬不易。從他近幾年所作的研究來看，對漢代簡牘、漆器銘文、印章等方面均有涉及。期待小華在先秦秦漢出土文獻的研究中，取得更多成績。

陳 偉

2017 年 8 月 1 日於珞珈山

凡 例

1. 本書對引用次數較多的古文字材料著錄書均採用簡稱，有關出版的詳細情況見“參考文獻”。以下是書目簡稱表：

《楚系》——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

《楚增》——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

信陽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陽楚墓》所收竹簡

曾侯乙墓簡——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所收竹簡

包山簡——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

望山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

郭店簡——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

九店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

新蔡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所收竹簡

上博簡——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清華簡——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望山橋簡——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望山橋一號楚墓發掘簡報》所收竹簡

2. 為反映文字的實際書寫情況，引用出土文獻時，釋文一般采用忠實於原篆的隸定形體，如“翟”作“鄴”“𪔐”“𪔑”，合文“乘馬”作“𨈵”等；形體無法確定或隸定的文字存原篆；無法辨認的字用“□”表示，字數不確定及竹簡殘斷處用“□”表示，誤字之後用“〈〉”括注改正後的字，引用時有所省略處用“……”表示。

3. 列舉戰國簡冊的相關辭例包括物品的附屬物，並於其後注明出處。

4. 列舉天星觀簡中的辭例時放在最後，一律標明“天星觀簡《楚系》第×頁”。對於《楚系》一書所收辭例：①列舉辭例時，僅截取研究對象及其附屬物的相關文字；辭例重複者一律予以合併。②釋字不一者，嚴格按照該書釋文進行收錄；通行字與隸定形體分別收錄。

5. 為行文方便，提到各位學者時，一律不加“先生”稱呼，敬請諒解。

6. 本書所收簡冊材料截至2017年6月30日。

目 次

前言	1
一、選題的緣起和意義	1
二、學術史回顧	4
三、研究對象簡介	7
四、研究意義	12
五、研究方法	13
第一章 戰國簡冊所見車馬器分類研究	16
第一節 車構件	18
一、輪	18
二、轅、輶	20
三、軛	22
四、衡、戽	23
五、轆	25
六、蓋	27
七、廔	34
八、軒反	38
九、輶	41
附：柅	41
第二節 車器	42
一、鈇、銍	42
二、轄	48
三、環	49
四、鞵	51
五、桶	53
第三節 馬具	55

一、鞵、鞅	55
二、鞮	60
三、靳	63
四、鞢	65
五、鞞、轡、勒	67
六、鞞	75
七、鞍、韉	77
八、鑣、銜	83
九、鎬	85
十、策	87
十一、經	87
十二、帶	88
十三、紲	89
十四、項	89
十五、童	90
十六、韉韉	92
十七、繫	93
十八、輶	94
十九、冢	95
二十、鞞	97
二十一、緹	98
二十二、緹	98
第四節 馬飾	99
一、緹、纓	99
二、鞞	102
三、鈎、膺	104
四、珥	106
五、翠珥	107
六、羽	109
七、翠	110
八、遺	112

第二章 戰國簡冊所見車載器分類研究	114
-------------------	-----

第一節 席蔽	116
--------	-----

一、韜、籩、席	116
二、弼、鞞	128
三、襜	130
四、鞬	132
五、璽	133
六、簾	136
七、加	138
八、軒	139
第二節 兵器	143
一、甲、冑	143
二、鞬、箠	156
三、戟	168
四、戔	171
五、馘、戈	173
六、弓、矢	178
七、殳	182
八、夾、拾	184
九、其他	185
第三節 旌旗	187
一、旆	187
二、旃	190
三、旌	193
四、常	198
五、旗	199
六、旂	200
七、旒	202
八、勿	203
九、中罕	204
十、纛	206
十一、戰國簡冊所記旗幟相關物品次序分析	207
十二、戰國簡冊所見車載旗幟小結	211
第四節 雜器	212
一、彫鞞	212
二、彫缶	213

三、鏡	214
四、翼	215
第三章 戰國簡冊所見車馬綜合研究	216
第一節 戰國簡冊所見車名研究	216
一、旆	216
二、輦	218
三、乘車	220
四、政車	220
五、殿	221
六、廣	222
七、輶車	223
八、墨乘	223
九、安車	224
十、魚軒	225
十一、左軒	225
十二、𨋖車	226
十三、田車	226
十四、端轂	227
十五、王僮車	228
十六、輶輶車	228
十七、時棒車	229
十八、路	229
十九、遊車	231
二十、圓軒	232
二十一、卑車	233
二十二、女乘	233
二十三、軒	234
二十四、章車	234
二十五、羊車	235
二十六、輶	235
二十七、旆軒	235
二十八、童軒	236
二十九、王車	236

三十、輶	236
三十一、關於戰國簡冊所見馬車種類的思考	238
三十二、關於曾侯乙墓竹簡所見車名的對比	240
第二節 曾侯乙墓竹簡所見車陣研究	244
一、曾侯乙墓竹簡所見車陣復原	244
二、曾侯乙墓竹簡所見各種車輪	250
三、車陣與車輪綜合考察	251
四、人馬甲及其“滕”在車陣中的分佈	252
五、曾侯乙墓竹簡所見馬車裝備物品綜合分析	255
第三節 戰國簡冊所見馬車分組對比研究	262
一、5“旃”5“殿”	264
二、𨋖軒、𨋖軒	266
三、乘𨋖、乘車、少廣	266
四、鄒君之車	267
五、𨋖車	267
六、安車、魚軒	268
七、帷車、左軒、鄒君之車、𨋖車	269
八、包山簡牘所記之車	270
第四節 曾侯乙墓C類簡研究	272
一、表格的製作	272
二、贈送馬匹再分配研究	277
三、贈送馬車(成套)的研究	286
四、簡文與典籍的對比	287
小結	289
結語	291
附錄一 待考器物	294
附錄二 戰國簡冊所見車馬器物字形對照表	305
參考文獻	312
後記	334

表格目次

表 1-1-1	戰國簡冊中的車蓋及其相關物品	33
表 1-3-1	曾侯乙墓簡輶、蒙辭例對比	97
表 2-1-1	韉、簠、席著色對比	119
表 2-1-2	韉、簠、席附屬物對比	119
表 2-1-3	曾侯乙墓簡中的韉及其附飾	131
表 2-1-4	曾侯乙墓簡中的馱及其附飾	134
表 2-1-5	曾侯乙墓簡馱、簠、韉對比	135
表 2-1-6	曾侯乙墓簡中的加及其附飾	139
表 2-1-7	加、韉對比	139
表 2-1-8	曾侯乙墓簡席、軒及其附飾	142
表 2-3-1	簡 6 與簡 68+69 所記旗幟對比	207
表 2-3-2	曾侯乙墓簡、包山簡牘、望山簡、清華簡記杆之旗對比	208
表 2-3-3	曾侯乙墓簡中長兵旗杆辭例對比	209
表 2-3-4	包山簡牘中長兵旗杆辭例對比	209
表 2-3-5	曾侯乙墓簡、包山簡省記旗杆之旗對比	210
表 3-1-1	曾侯乙墓 A、B、C 三類竹簡所見車名對應情況表	241
表 3-1-2	曾侯乙墓 A、C 兩類竹簡所見車名對應情況表	242
表 3-1-3	曾侯乙墓 A、C 兩類竹簡總計車名對應情況表	242
表 3-2-1	郭德維、莊淑慧所復原的車陣	246
表 3-2-2	譚維四所復原的車陣	246
表 3-2-3	曹菁菁所復原的車陣	247
表 3-2-4	A 類簡所見車陣復原情況	249
表 3-2-5	B 類簡所見車陣復原情況	249
表 3-2-6	曾侯乙墓竹簡所見車陣復原情況	249
表 3-2-7	曾侯乙墓竹簡車陣所配車輪情況	251
表 3-2-8	曾侯乙墓竹簡所見人甲類別分佈情況	253

表 3-2-9	曾侯乙墓竹簡所見人甲之“滕”顏色分佈情況	253
表 3-2-10	曾侯乙墓竹簡所見馬甲顏色分佈情況	254
表 3-2-11	曾侯乙墓竹簡所見馬甲之“滕”顏色分佈情況	254
表 3-2-12	第二類物品配備情況	259
表 3-2-13	不明馬車第二類物品配備情況	259
表 3-3-1	載廬的前後物品	265
表 3-3-2	韃的前後物品	265
表 3-3-3	乘廣與驢所飾之玳	267
表 3-3-4	安車和魚軒上裝配的不同物品	268
表 3-3-5	帷車、左軒、鄭君之車所配相同物品	269
表 3-3-6	帷車和鄭君之車所配相同物品	270
表 3-3-7	曾侯乙墓簡與包山簡牘所見相同物品	271
表 3-4-1	簡 142—147 所記馬車情況	274
表 3-4-2	簡 149—158 所記馬車情況	274
表 3-4-3	簡 160—163 所記馬車情況	274
表 3-4-4	簡 164—170、177 所記馬車情況	275
表 3-4-5	簡 171—176 所記馬車情況	275
表 3-4-6	簡 178—184 所記馬車情況	275
表 3-4-7	簡 187—192 所記馬車情況	276
表 3-4-8	簡 193—195 所記馬車情況	276
表 3-4-9	簡 197—203 所記馬車情況	277
表 3-4-10	各表格中的齊色馬車	280
表 3-4-11	從駕馬數量看齊色馬車	281
表 3-4-12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陶馬通肩高	285
表 3-4-13	秦始皇陵銅馬通肩高	285

前言

一、選題的緣起和意義

車馬是我國古代主要的陸行工具。遺憾的是，我國馬車的起源情況一直懸而未解。^①就基本構造而言，夏含夷指出：“中國的馬車，像任何地方的馬車一樣，由三個基本部分構成：御者與乘客乘坐之車箱；輪軸組合，及車轅與挽具。”^②王巍則將商代晚期馬車的形式高度概括為“單轅、雙輪、一輿、一衡”。^③吳曉筠進一步總結說：“商周時期的馬車主要由雙輪、單輿、單軸、獨轡、單衡構成，駕雙馬或四馬。”^④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獨轡車。獨轡車在甲骨文“車”字形體中就有所反映。^⑤獨轡車至少需要兩匹馬挽駕。雖然陝西省寶雞市鳳翔縣八旗屯 BM103 號墓出土有兩件雙轅牛車模型，河南省周口市淮陽縣馬鞍冢楚頃襄王一處陪葬車馬坑出土有雙轅馬車，但是，雙轅車是在西漢中期以後才開始大量使用的。^⑥雙轅車可以只駕一匹馬，節省出一匹馬。從獨轡車到雙轅車，可以說是古代車馬

① 參吳曉筠：《近年關於中國馬車起源問題研究的述評》，《東吳歷史學報》1995 年第 13 期。

② 夏含夷：《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見氏著《古史異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2 頁。

③ 王巍：《商代馬車淵源蠡測》，李伯謙編：《商文化論集》，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9 頁。

④ 吳曉筠：《商周時期車馬埋葬研究》，科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 頁。

⑤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編》，中華書局 1965 年版，第 531~532 頁；劉釗、洪颺、張新俊編纂：《新甲骨文編》，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50 頁。

⑥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陝西鳳翔縣八旗屯秦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980 年第 3 期，第 74~75 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區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陽馬鞍冢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 10 期；劉永華：《〈中國古代車輿馬具〉前言》，《戲劇藝術》2000 年第 4 期。

形式的重大變化。

關於馬車的功用，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許嘉璐指出：“商周時期用於行路、狩獵和作戰的車一般是用馬牽引的。”^①在更早的時候，這三種類型的馬車之間應該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如果要打仗了，就給馬配上甲冑，把車上的蓋和帷幔去掉，插上旗幟，備上兵器，日常乘車轉而就變成了戰車。^②後來，馬車“因質料、用途的不同而有許多種”。^③究其原因，可能還是生產力水平有所提高，馬車數量增多；車馬制度進一步完善，需要對不同馬車的功能作細微的區分。至於戰國簡冊中的馬車，由於相關信息較少，即便從車名和裝配物品兩個方面入手，也還只能籠統地將它們歸為戰爭用車、田獵用車、日常用車等三個類別。^④當然，也還是有不少馬車因信息缺失，無法與傳世文獻進行對應，從而無法確定類別。

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由於生產力相對比較低下，馬車的數量並不多，也就不是什麼人都能乘坐馬車了。因此，馬車在當時“已經成為等級制度的一個部分”^⑤。至於馬車給當時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我們無法窺其全貌。因為，無論是傳世文獻、出土文獻，還是考古實物，基本上都體現了貴族階層的情況，而非社會各階層的全部。至於庶人所使用的馬車情況，只能在傳世文獻中看到隻言片語，且待驗證。

隨著時間的推移，車馬不僅是“等級制度的一部分”，也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等級森嚴的制度，即所謂的車馬制度。雖然車馬制度何時產生已經無法得知，但是，目前所能見到的、關於車馬制度的文字中體現出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車馬的類別、功能和使用習慣，一是統治者對於王權的強化。^⑥這在車馬制度形成初期，其制定者也是必然加以考慮的。在《周禮·春官·巾車》中，有關於車馬制度的詳細記載：“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

① 許嘉璐：《中國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頁。

② 許嘉璐：《中國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頁。

③ 許嘉璐：《中國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頁。

④ 參第三章第一節之“關於戰國簡冊所見馬車種類的思考”。

⑤ 許嘉璐：《中國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頁。

⑥ 張仲立指出：“周人的車制等級雖然複雜，但是其車制圍繞的核心卻很簡單明瞭，即王權。整個輿服制度都是在體現王權的崇高偉大和不可抗拒，體現王權統治下的秩序，體現王權編結的統治網絡中各自所處的位置。”參張仲立：《秦陵銅車馬與車馬文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頁。

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纓；厭翟，勒面纓纓；安車，雕面鷖纓，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纓，有握；輦車，組挽，有翼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禭，尾囊，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禭，革飾；駢車，藿蔽，然禭，髹飾；漆車，藩蔽，豸禭，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①這段記載中的車馬制度顯然已經十分成熟了。

“王之五路”為王所乘坐的五種不同用途的馬車。而“服車五乘”則為從“孤”到“庶人”五個不同等級的人所乘坐的馬車。對比可知，等級和種類的不同，都會在馬車的裝飾和旗幟上明確地體現出來。此外，挽駕馬匹的數目也被視為等級的標誌。《宋書·禮志》引逸禮《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②雖然實際情況與文獻記載可能存在出入，但是，無論是記載車馬的文字，還是出土的車馬實物，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等級”烙印。

先秦時期的車馬制度對後世的一些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自《續漢書·輿服志》開始，廿四史及《清史稿》中就有十部設《輿服志》。其中，“輿”指的就是車馬。另外，古代帝王出行時，會有專門的車馬儀仗隊，即所謂“鹵簿”。《獨斷》卷下：“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③鹵簿制度沿用時間較長，使用範圍也逐朝擴大。《漢語大詞典》：“鹵簿，古代帝王駕出時扈從的儀仗隊。出行之目的不同，儀式亦各別。自漢以後亦用於后妃、太子、王公大臣。唐制四品以上皆給鹵簿。”^④可見，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於車馬制度都是十分重視的。

要對先秦車馬建立起直觀的認知，還得依靠考古實物。20世紀30年代，大量考古材料使“研究者逐漸認識到車跡的存在”。^⑤從50年代到現在，考古發掘出土的先秦車馬及器物越來越多。其中，秦始皇陵一、二號銅車馬為中國古代馬車結構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證據。^⑥戰國時期，楚國的貴族們以車馬及器物作為陪葬物品。一同下葬的還有兩種清

① 《周禮注疏》卷二七。

② 《宋書》卷一八。按：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參第三章第四節“曾侯乙墓C類簡研究”。

③ 《獨斷》卷下九。

④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漢語大詞典》第十二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8頁。

⑤ 吳曉筠：《商周時期車馬埋葬研究》，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⑥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銅車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單。這些清單詳細記載著隨葬、饋贈車馬的種類，駕馬的數量，以及相關器物的顏色、質地、名稱等信息。陳偉師根據記錄目的認為“隨葬記錄”是遣策，“饋贈記錄”是贈書。^① 這些記載中，有一些可與傳世典籍對讀；出土和傳世的文字材料又可與出土實物進行對比。這就是王國維所謂“二重證據法”的實際運用。

如此豐富的戰國簡冊和考古實物材料，使得學術界能夠對先秦車馬及器物的各個方面進行重新審視，且已取得不少豐碩的成果。然而，目前以戰國簡冊車馬及器物作為對象的專題研究並不多，在名物的具體考釋和簡冊的綜合研究兩個方面還留有許多餘地。如果充分吸收學界已有成果，將戰國簡冊和傳世文獻、考古實物三者結合起來，進行系統整理，應該能在上述兩個方面取得一些進展。

二、學術史回顧

學者們對先秦車馬及器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漢代。清以前，學者主要是將典籍中的記載，與生活中的實物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而到了清代，乾嘉考據學家是以解釋《考工記》為主要研究目的。20 世紀以來，相關文獻和考古實物的大量出土，為這一研究提供了豐富、直觀的材料。對車馬及器物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專題：

（一）以傳世文獻為主的研究

這裏的傳世文獻主要包括《詩經》《周禮》《儀禮》《禮記》等典籍。從《周禮·考工記》入手研究車制的著作最多。東漢鄭玄為《考工記》作注，將關於馬車形制的珍貴信息保留下來。清代乾嘉學者研究《考工記》中的馬車形制用功甚勤，成果頗豐，如：江永《鄉黨圖考》和《周禮疑義舉要》、戴震《考工記圖》、程瑶田《考工創物小記》、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錢坫《車制考》、鄭珍《輪輿私箋》、王宗淶《考工記考辨》、呂調陽《考工記考》等。以上專著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圖文並茂，使用大量圖片幫助讀者建立直觀認知；二是注重細節，尤其重視馬車各部件的尺寸。孫詒讓《周禮正義》在搜羅各家之說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新的觀點，為《考工記》研究

①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1 頁。